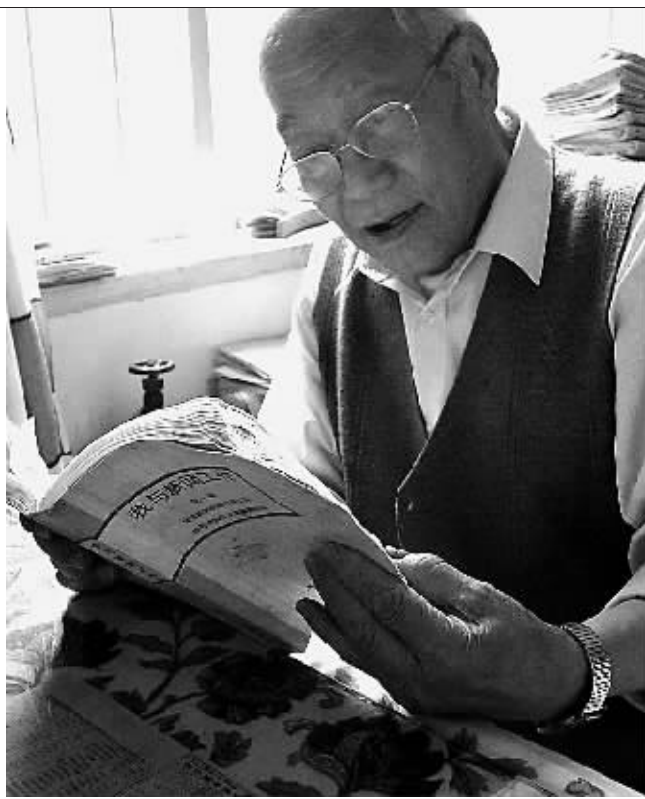


见证  
50宁夏  
青春无悔

# 毛弋

## 宁夏首位 高级记者



晚报记者 冯元春/文图

今年78岁高龄的老报人毛弋身上的荣誉很多，比如，1988年，新闻出版报评出的“全国首批高级记者、高级编辑”，宁夏日报社自创刊起第一批记者、三朝元老。回忆起以前的新闻生涯，毛老是愉快而有成就感。

### 新闻入行懵懂时

毛弋并不是大学毕业就会写新闻的，其间的过程甚至掺杂了一些小幽默。

1949年7月31日。华北大学举行了5000人的毕业典礼。朱德总司令在毕业典礼上叮嘱：“同学们毕业后，多数要分派到南方和西北去，很好，这是最光荣的任务。”当天，华大1800名同学汇聚在一起，组成了西北干部大队。1949年11月，青春韶华、壮怀激烈的毛弋和十几个同学“飘”到了宁夏。之后，毛弋与李维涤、康斗南等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宁夏日报社。1949

年的宁夏日报社，在原宁夏民国日报社所在地，大约是今宁夏日报社办公大楼的对面。

在毛弋最初的记忆里，有尴尬，也有美好。他记得当时做二版组版编辑的冯子卿同志，设计版面时，字数老是超过版面容量，常喊“放不下”，结果，“放不下”成了他的绰号。张润之同志写了一篇新闻稿件，两页稿纸，800字，最后被领导删得只剩4行了。最幽默的还属他自己。“一开始写稿子，还闹出了笑话。有一次领导叫我去报道一个会议，回来写条新闻，我先交出的

却是一首反映会议内容的小诗歌，后来又补写了消息。”为了提高业务水平，他和同事们开始了刻苦的学习，当时的主要学习资料是《联共（布）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》，当时，宁报编辑部还举办了“夜大”，学习《语法修辞讲话》，以提高文字水平。

不得不提的是“毛弋”这个笔名，“那时记者兴起笔名，我也想有一个。于是，我拿着四角号码字典随便一翻，左上角第一个字是个‘弋’字，于是，我的笔名就叫毛弋。”毛老没想到，这个新闻符号在报纸上一印就30多年。

### 后记：

关于毛弋采访时的趣事和亲历还有很多，以上记者所言，只是他经历中的沧海一粟。现在的毛弋退休在家，虽然身体欠佳，却一直关心着发生在我区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。以前，他会把自己曾发表过的稿件，如《一个回族妇女的经历》、《社会生活中的第三者》等做成简报细心收藏。现在，却嗜好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，全区的各大报纸均有订阅，尤其关心《宁夏日报》。

记者临走时，毛弋提供给了记者大量的新闻材料。他说，记者最怕没材料写。第二次去他家取另外的新闻素材时，他反复订正他曾说错过的一句话，“写错了就不好了”。后来，毛弋还告诉我，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我区媒体从事新闻工作，也十分热爱新闻事业。可见，毛弋这一生，对于新闻事业的感情，岂是浓厚与热烈所能一次形容的。

### 新闻人就是求真

毛弋对于新闻的态度，绝对是求真的。“一个记者所面对的世界，从来都是陌生的。但就像照相一样，我不能要求你的表情摆成我要的样子，而是反映你原本的样子。”

1958年大炼钢铁时，毛弋求了回新闻的真。“当时，我写了一篇某县炼铁的稿子，请县上的书记审稿时，他说：‘我们县小高炉出铁时间，每16分钟一次，全国还没这个纪录呢！’他一说我就明白，是要我在稿件中写上‘全国第一’。我说，没见过全国出铁时间的资料，看样子不好加。没想到他把稿件

往地上一撂，‘你看着办吧！’转身走了。我感觉受了极大的侮辱，最后把稿件废弃了。”

毛弋想到以前采写稿件时的一件事足以证明，求真才能动人的道理，那是毛弋和几名记者被派去采访治理黄河滩的事，“当时，毛主席语录中写过一句话‘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’，如果我当时偷懒，直接按着这个模式写篇消息就可以发表，可我却领着大家下到滩边，观察黄河滩上的大雁，我在导语中写道‘黄河滩上的大雁向南飞去，向南，一直向南，等到来年

北归的时候，再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了’，事实证明，稿件刊发后，这样深入实际的描写，确实受到了读者与领导的好评。”

即使现在，毛弋对于新闻的态度也是严谨的。他拿一篇他曾看过的外地记者访中卫沙坡头景区的游记举例。“那位记者写道，他坐着羊皮筏子逆流而下，但常识告诉我们，羊皮筏子只能不能逆流而下，只能顺流而上”。毛老的细腻与严谨，俨然印证了一个新闻人的真。

### 好新闻作品来自农村与群众

毛弋当了25年的驻站记者，对如何做好一个驻站记者深有体会。他说，驻站记者可能当地受到很多方面的关怀和照顾，但是不能脱离群众，要有强烈的实际工作感，“骡子大马大值钱，人的架子大不值钱。”毛弋介绍，有时候采访时，正碰上搞活动，自己就要参与进去，什么地方能帮上忙、使上劲，卷起袖子就要干。就是这种实际工作感，让毛弋培养起与群众间亲密的感情。因为和群众走得近，他才写出了很多优秀新闻作品。

回想当年，毛老感慨，“难忘最是乡间路”。他说，是常年在农村采访的

经历，让他知道“桃三杏四李五年，枣树当年就结果”，也让他知道辨识驴子年龄的方法是看牙齿，“七圆八扁六四方”。长期观察乡间的生活，带给他的不断的新闻素材积累。

“大约是1986年，我去固原一农民家中采访，他新买了一个二手缝纫机，但是怎么踏都不走线，于是让我想个办法，我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，‘记者还会修缝纫机！’那老乡真是高兴极了。于是，我之后的采访便更加顺利了。”

毛弋认为，记者密切联系群众，深入实际，会有无数的线索等你去采访。

那是1987年6月，他在吴忠市广播电台编辑部碰到几位熟人，闲谈中他们反映农民的情绪很大，有几句流传很广的话：“春上我求人，过一月有人求我。”“春上踏给我一把把，秋上我也给他一把把。”春上求的一把把指的是化肥，秋上的这一把把，指的是粮食争购任务。毛弋觉得它反映的是物资管理部门以权谋私，伤害了农民的利益，截留私分化肥，抬高物价坑农，使农民不愿意配合粮食征购的现状，于是写了《戏言当思》的评论，揭露、批评当时坑农的不正之风。这篇评论获得当年的宁夏好新闻一等奖。

### 人物简历

毛弋，中共党员，1930年出生，河北省满城县人，1949年冬从华北大学分配到宁夏日报社工作，历任记者编辑部主任，高级记者、宁夏大学兼职教授，宁夏记协和新闻学会常务理事，享受国家特殊津贴。